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敘

南華發覆清源山孔雀菴蘊輝老人所著也老人總戎情緊狀親清狐坐之於須菩提衣裹瘦骨不捐而

鼓也長於詩文淳厚語與
之談方內外之書旁及岐黃
種種鍾結於筆底墨中
而習之長而遊於雲山大澤
皆所見嵩華莊者積三千年

而後畢霞之注出焉正如稿
不蓋為菩薩 情神 肅為
舍利 非俄以歲月而聚取
固也此詞者莊一家余獨確
強判而為二者子生於周平王

余嘗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有大患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無自全以啟自晦以柔弱自

於以勇於不敢自活然谿
谷然嬰孩然冬涉川然畏
四隣自古之善取怖者莫
君子然也爾筆生情之於
咲之曰烏用是禎且鄙哉於

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於
之蓋破我往復破執破執於
復於破生死破業矣破禍福
破學訓破理學破罣凡
而古氏崎嶇世途之恐怖焦

將為虛文矣老子為憂患粘
縛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
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
言曰莊子偶受楚濵孟子不遇
大梁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

彼此迭雄度山涿鹿鼓城之戰天地為之盪而不寧日月為之淪而不明莊子敗焉遂之無何有之鄉而已往而不然也孟子不敗也敗則然矣噫曰孟子之

然亦加損者而不加損者
以鄉愿莊似狂此者莊二氏詞
庵之辭也蘊公曰者莊是同是
蔣眉道人指置且沒发霞證
鄉之細尋語脈亦有可商量

轉身吐氣變乎余曾定人以我
解莊而蘊莊以莊解莊蘊公
潔古有道人也此課亦混三十
年破我得來了無疑象為
東坡王越主薦李論古之呂

惠昭王霧當權黃灼錮程里
暗鐵國中分孫生嗖力亦蘊
以識亂不勝何暇對塵而
論畫筆哉即有向來諸種
虞陸家語可矣

丙寅清和月五日書於皆
歸菴中　眉公陳繼儒

南華發覆序

往丙申丁酉間余以讀禮里
居而秣陵酒人者過從來遊
友人歷問不因訪因不奈談
甚之稱之云禪意也徐而叩之覽

四諦不談三空俱以雙用而融

大辯既昇天花共落為至

其等莫思富貴賤蕭條也

迨秋以萬四子國興兵爭舍

利者蕃茂收之余日異歲湎以豈

之次第王城栖遲萬里訪婆
羅門中乃有此多是之觀者哉
已而為天台雁蕩遊復與同
臥起者久之因是因既之老門生
壽環中所應雜之行地也

則余又曰異哉酒之名氏於
漆園叟耶於是罷就酒
之名今瀨水即居之瀨水瀨
取人之酒以遊者皆不亦異今
者也其亦有今者皆不弁酒之

遊者也郎留銓郎就留中羅
庵作通以紙橋園朝夕過從郎
署中諸縉紳先生皆呼有道
術者亦無不過從通君最
後尹京兆治以操守著聲庵

言之矣即留錢時而都人士之
與通之遊者亦言其技術以附
也乃通之時讀南華章不置
因以南華教授留中諸生徒
通以所作金樹銀花松而諸生

往歲奉之者不費香花自洗
云丙寅春余旁散髮南路花
竹間而過之忽指其稱華髮
爰老矣余且四序余幸業而
不覺三嘆也嗟乎睹翁氏之身

君之教言也義切而有味是猶莊之謂耶或曰猶以學以二氏者也為發以一乾之覆而發南華之覆何居朱曰是來易言也夫人有六根即有八紀轇之擾之

至老死不厭此夫自傷其生者也然釋氏究極生死之因一切忘之是亡也何為存山河大地而盡忘之將生亡令人昏眩若歸乎寂滅圓覺一言斷之曰方生方死方死

方是去耶死耶非耶空耶何
生直截痛快之至乾氏掃六龍
而揉以五靜湊圜變存以從而
歸歸四嚮括將之因而忍待之
待不有分毫有於發南華

之處乃吾深發於一乾之處者也
而又慎身有南華之精乃孫以
發南華之處也孫吾身與吾儒
又何屑太史公同吾受存物乎
老子而孔子猶老子曰楷說無何

以示過之哉楷龍而已因為之序

南宮居士徐兆奎題

南華發覆序

莊生南華之篇蓋憤曲士之不可語於道亢爲恠憰灝瀚以發天地古今之覆者也其言曼衍要厥指歸則曰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曰論則存泝覆已曰不議則論又非發已一覆一發如環無端其孰解之夫儒者發冢玄珠多佹失於絜詬之强索市人

履狶至理或愈況於引類之每
下內外襍篇之文具誰是不漫
處于莊生醯雞之幕者乎余交
蘊師自
神廟庚子間聚其徒治莊生言

栩栩如也僧寮過從徵義往復輒遂彌日茲手一藊視余曰此吾所著南華發覆也二十年以往卧起此中以吾之無匿于子也可無一言志之夫君子之於

世也非其中大有所不得已人可委喻於常然孝子不諫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所謂天下之大戒命之不可解而義之無所逃也莊生身履昭昭不忍世之惛

惛合辟餙詞相與導諛而胥于大惑庶幾壹使正之諭之以諷未必當遊刄之用為之借於譎以牖其聰諫之以尸不足回剖心之聽甚者刼之兵以悚其愎

嬉笑怒罵詰鶻踔懟盡決聖賢
仁義道德之樊以放乎衆之所
震駭要全一世于君父之尊親
而偕與致其忠孝之盛雖詆我
為孟浪無當吾以待夫萬世而

后知其解者斯則莊生命篇南華之旨而已矣藴師吾儒其人而托宿於西氏之弟子冠冕瀛洛關閩之學衿裾瞿曇之諦以極其奥窔于漆園濠上之説劃

然自命南華發覆舉世英敏老
夙之士危坐以進之鼓歌以舞
之而無從異其喙嗟乎南華具
在誰為覆吾師者而又焉所發
之夫言一而已醒之覆而醉發

之其狂也覺之漫而夢發之其囈也居常寢處飲食之漫而病發之其譫也莊生閱世之甚不勝疾首痛心與之餔糟啜醨寤寐展轉于衣裳之顛倒亢為憍

怪灝瀹之言以抒揭其中之所不得已師持其教酒不沾吻與之處目睛內瑩達宵晝不眊形骸之患時固有之柳生于肘而不惵其和莊生不云乎里人有

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其病〻者不病也師自謂世人以莊子註莊子吾所為發南華之覆乃莊子自為註也然則師固以不醉不夢不病之莊子註莊

子也訖二十年以往卧起南華
微義纍纍未嘗片語駢贅其間
發之一無窮也覆之一無窮也
吾與莊生交相寘于環之無端
是編也即謂之莊子註我也可

斯則藴師之南華發霞也已矣
天啓丁卯夏孟友弟方應祥稽
首書于武林孤山之淨居

南華發覆序

陸農師曰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而爲莊子莊其發老列之覆者

乎王氏曰莊乃孔氏所謂隱居放言者也人讀莊之言未嘗求莊之意其意以矯天下之偏而歸之於正則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其

誰發之今讀莊之書而爲論解者人自爲發矣而莊未發也非莊之覆不發而人未發之也維我藴公不發人之發而發莊之言莊云乘天地之

正以遊於道爲治身與天下
國家之本是不已見莊之大
意乎見莊之意則知莊之言
不得已也故王氏謂莊之言
非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

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者也惜其言之盡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

藏乎其心而言之略莊當其時閔世之心切不得已而併人之所不及者盡發諸言今蘊公利生大慈之心愈不得已發莊之意而詳其說併人

之所及與不及者言無遺覆焉雖曰支肇所轉有漏藴公所發無窮其起莊于今而與之言不易矣後世讀莊之書者有此不由莊而盡道德之

覆也乎近者憨公解老言及
莊謂先破我執而三教無我
之體同蘊公發莊而該三教
謂秉正以神遊而道德真宰
之本一其所謂聖人在下詳

說謹行之心亦若矣吾顧世之讀蘊公發莊之書者其亦發蘊公之意乎蘊公未始不曰啓予者之可與言莊也

姑孰鍾斗題

自敘

古今詮釋子史者尚矣獨南華一書解者無論數十百家皆已之南華非蒙莊之南華也何則其旨玄其文奧玄則非悟莫得奧則幽隱

難見是以進〻披文者出之淺鈎玄
者入之深最難摸索也至如內外篇
二字逍遙遊之遊字乘天地之正之正
字只此三字卒未見有明白指歸焉
者況其篇章節目隱伏影現有難以

語言形容描畫處耶自埋沒此老以来不知其幾何年矣竊不自量以鄙薄譾劣之見而欲爲古人吐其生平之氣不已難乎其爲言哉但以不慧幼伐頂毛遊心教乘風飱雲雲水宿山

棲二十餘年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
人孤秀神嚴每遭迴於在世而于此
種深有契諸詮次成袠亦有不忍自祕
者寫一人之胞臆質四遠之見聞神識
互稟靈心各具機朕冥符玄賞直

攄本旨不事鉛飾期明理以闡宗匯數
藻以眩目意到神傳筆精形似千慮
或有一得也其有義理圓活彼此互通
具慧目者鑒見自別決不拘直作曲
證龜成鼈耳天地大全覆自今發

明金陵清凉山孔雀頭陀梁谿性通具草

南華發覆卷之一

梁谿性通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較

内篇逍遥遊第一

内外者道德二字也内以道言外以德言内雖有七紙發揮道之一字道之眞以治身是以言内外篇有十五紙發揮德之一字出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無爲爲之之爲德是以言外也

逍遥遊者遊於道也唯道集虛人能虛巳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之所以不得逍遥者只爲有巳私巳愛是以觸處罣碍推至人乗天地之正遊于無何有之地是以好惡不驚死生不變解脫無碍入出自由此其所以爲逍遥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 鯤鵬之喻托物寓意以明大而化之之謂聖要見有此大魚始

可化此大鵬纔能一飛九萬畢竟有志巳忘名之至人始可與造物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也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鵬大不易舉奮力而飛有若怒然其翼若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是鳥也海運口義云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鵾鵬變化之說恐人不信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謬談乃得之于齊諧書中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以翼摶風扶搖大風也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海動之大風鵬因之

徙而南也野馬也陽燄塵埃也窓隙遊塵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言野
馬塵埃至微之物尚要以息相吹況垂天之翼而不用此六月之息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下視之是以見其蒼蒼之色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鵬飛之高上之視下也亦若是下之視上蒼蒼之色則已
矣爲何要六月息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凹堂之上則芥爲之舟則浮置杯焉則膠着不
動矣水淺而舟大也以喻至人必深蓄厚養待時而動乃可致用也竟笑世人輕薄淺
陋口耳之學無蓄深積厚何敢言功名事業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是以要六月風力乃可行故九萬里之高則風斯在下矣是風

在下鵬在上鼓之舞之乃能遠舉而後乃今培在風上得使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中道而折謂之夭壅塞不行謂之閼言不至中路夭折壅滯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舉圖南之翼風小則不敢輕舉也是以要六月息蜩與鷽鳩鷽鳩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笑之曰我決血起而飛盡力而飛也搶鏘撞也榆俞枋方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言知小之人志無遠大各隨其分量自足而已正如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猶尚飽也適百里者止知宿舂糧適千里者止知三月聚糧而已何求多蓄之二蟲又何知此二蟲不知鵬飛之高以諭小知之人不知聖人之大小知之物自是不及大知猶夫小年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怎麽見得小年不及大年朝菌窘不知晦朔糞壤之菌朝生夕枯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神龜也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正如朝菌蟪蛄豈知冥靈大椿之壽而彭祖乃今以久壽特聞而欲以衆人之壽匹之不亦悲乎亦可悲也已上證之以齊諧之書猶恐未信復又證之以人也湯之問棘也是已言湯之問棘便是此事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前言南冥者天池也此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見南北都是海也着天池二字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旋風也而上者九萬里雲在半空而鵬飛負天故云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應前圖南也且適南冥也斥澤名鴳澤中之小鳥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正見學鳩之飛決起時則不至而控于地矣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小大之辯也此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便是湯之問棘亦嘗有之以見小大之知各有不同故曰小大之辯也〇已上總是借事向下方是正意故夫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行周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信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知有一鄉之善一國之徵耳矣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笑彼等小知自足之人猶知小者近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喪氣失色也宋榮子之不加沮者不以毀譽動心故知榮辱與巳無預定乎內外之分別也辯乎榮辱之境內定得失之非我外之好惡由人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斯已矣秪于此而已亦如鵬飛九萬里之高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彼其於世俗事不汲汲然以求之耳未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雖失得不經心死生不變已尚未至乎忘物所以未樹夫列子御風而行泠輕舉貌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此但於彼飾知驚愚修身明汚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雖則乘虛往來尚未忘巳猶有所待者也待風而後行亦如鵬之憑飛必待六月息而後乃今將圖南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天地之正秪是

無己私無己愛而御六氣之辯六氣者陰陽風雨晦冥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至人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辯變也以遊無窮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也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出入死生嬉遊桑礙矣彼且惡乎待哉又何待御風以行也○申明上文以何等人纔得無待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己無功無名便是乘天地之正之人也上乃寓言此下指出忘己忘功忘名之人以証據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爵火不息贊許由明德如日月無不照臨爝火之光自難並照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恩澤如時雨無不蒙潤而猶浸灌浸灌之勞自難爲功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既已復化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謂道德之不足何以自立于天下天下自然有德者居之決當

（退讓）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天下既治則已，又何必求人。你說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代子，（這等看來，是汝得治天下之實德，我竊治天下之虛名。）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今我無實而有名，是徇名喪眞，與不務本而務賓矣。）吾將為實乎？（你說請致天下，我要天下何為。）鷦（焦）鷯（寮）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人之棲止，不過一室。）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之飲啄，不過一飽。）歸休乎君，（休息此念，一飽一室之外，不必攀說予，亦復何須。）無所用天下為。（你說不治天下，只該尋要天下之人，正如庖人雖不治庖，不當尋尸祝以自代。尸祝之人肯越其樽俎之職，以代庖廚之用哉？不惟裁制異宜，抑且用才失當，必不為矣。）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上言堯讓天下，是至人無已。許由辭而不

受是聖人無名此下方說神人無功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姓陸名通楚人大而無當言大而無實往而不反直任說去不照前後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天河不見首尾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在門前庭在堂外亦大相遠今接輿之言不近人情亦猶逕庭然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藐遠也姑射山在北海中之山有神人居焉專氣食母之人肌膚體抱純素若冰雪瑩潔淖綽約守柔自全若處子不食五穀非五穀所養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其神全其用妙而遊乎四海之外以其神用莫測契道無方是以其神凝使物災咎不生妖祥不作不疵癘所經和氣風雨及時而年穀熟吾以是狂爲誑妄之

言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然其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是所謂表龍章于倮壤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奏韶武于聾俗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反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玄同也萬物以爲一而世欲蘄乎亂治也彼孰肯弊弊焉勞弊之貌以天下爲事蔚接輿言神人之功效此連叔言神人之實德之人也既與萬物爲一物我同體是以物莫之傷大浸水也稽至也天而不溺入水不濡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入火不熱水火尚不能傷而況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是其塵垢秕穅之物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堯舜事業藉此以爲

陶鑄彼神人者孰肯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哉孰肯以物爲事宋人宋人資章甫適
越亦猶堯讓天下與許由越人斷髮文身無可用之亦猶許由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也資資貨
賣也章甫章甫殷冠名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
之許由既不受堯堯之天下神人亦不以天下爲事則堯之天下尚未謝是以堯治天下之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藐姑射之山汾
堯都水之陽窅然茫然不自知其所守而喪其天下可見三聖人俱無用天下
爲也喪天下者亡天下也焉此章恐拙于用大之人不信故引惠子以實之言大小在人之善用善用
大者小可以作大用不善用者大亦裁而爲小用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瓠之子有五石以盛成水漿其

堅重不能自舉也（一人不能舉動）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囂大貌）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剖）之（擊碎之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均）手（言寒凍手皮皴裂如龜背之紋然）之藥者（能治手不皴裂）世世以洴（漂洗也）澼（擗）絖（纊舊棉絮也）爲事（既有此藥世世以此爲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一旦而得）百金（且又不廢已業）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得方之人以爲將）冬與越人水戰（吳有不龜手藥手不皴裂士卒能兵故）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客遂以功故致封尊）

爵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不龜手藥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但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而已善用之寧獨一身雖天下淪溺猶將拯救故客用之水戰而裂地以封之也可見小大在人之善用不善用之異耳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用以為大樽以瓠為度水之樽而浮乎江湖瓠又不損器又得用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蓬有心而不通此嘲惠子一竅不通正戹言也夫此一節莊子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為大用蓋亦自寓已意世無所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調以見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于當世也言雖戲劇而心亦良苦矣此等文章別是一種風来要得其趣乃可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一說無用之為大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

惠

山林之畏[illegible]佳萃搖動貌○下廣明其作則萬竅怒號之狀言深山大木有百圍全身是竅穴大木百圍之竅穴有似鼻之兩孔者有似人之口黃生者有

似人之耳垂下者有方孔之似枅者有圓孔之似圈者有孔內小外大似舂臼者似臼似注者有長孔似有水之注者似汙者有淺孔似水之汙者○上言竅之形

下言竅之聲激者故有聲如水之激石者謞孝者有似響箭之聲而孝者叱者如人叱牛之聲者吸者如人叱牛而聲細若收者有聲似人高叫者有低聲若譹者

如犬之細聲而留者宎者若犬吠之聲咬者前者前陣風也唱于聲輕而緩而隨者唱喁後陣而聲重泠風小風則小和飄風大風則大和厲猛也風濟止也則衆竅爲虛言衆竅之聲因風鼓發而有大風一止則衆竅寂然聲本

無也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草木搖動之餘也意謂風雖止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猶喻世人是非之言唱論者已亡而後人執論爲是非尚尒不止

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言已知地籟人籟不必更說

敢問天籟子綦曰天籟者人人發言之聲響也吹萬不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一氣散而爲萬靈人各得之而爲眞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人所稟形器之不一故有各各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已者謂人人迷其眞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爲已身一偏之見爲已是故曰使其自已謂從自已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源也

夫吹萬不同吹聲也竅穴之聲萬有不同長風一氣鼓動而使其自已發聲也咸皆也其衆竅自取怒者怒呺而有聲者其誰邪此便是天籟此下摹寫人情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旨

大知閑閑大知以仁義綱常爲知者閑乃闌檻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閒閒謂法度準繩一毫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言炎炎謂綱常之説氣炎灼人使不敢犯也小言詹詹詹詹分別利害精密不漏也其寐也魂交謂寐時其魂交合其機閉而不發其覺也形開覺時形開其機發於見聞知覺故與境相接與接爲構接謂心與境接心境內外交構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暫止交相鬬構無一念之停也日以心鬬縵者縵謂軟緩柔奸之人也窖者窖謂如掘地爲穽以陷人陰險之人也密者密謂心機綿密不易露也小恐惴惴惴惴恐懼貌假作小心狀有所畏大恐縵縵縵縵寛鬆之狀乃大奸之人縱有大恐佯爲不采示不懼也其發若機括機努牙括箭括拿定傷人之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咀

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如有呪誓者執定已是不肯輸與人故曰守勝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此等小知之人天理日消如秋冬之殺氣絶無生機可望也其溺之所爲之沉溺于所爲以爲是不可使復而不爲也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此等機心無有厭足如緘固然愈老愈深也釋上其溺之所爲之一句○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殀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一句釋上不可使復之也陽光之明役役于事爲至死不能復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思慮嗟嘆變變動不常慹憂疑不決姚冶美麗佚縱散啓開心見誠態作態度○其人不同情狀不一如樂之出于虛如国之出于壤皆由穢濁之氣薰蒸而發也十二字摹寫其接物之情狀日用紜爲正如樂出虛

烝成菌言此等心機寐形諸夢覺接其境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動處已乎已乎已者往也已乎已乎者已往之爲也旦暮得此即萌怒者其誰邪誰字即天籟也其所由以生乎自大知閑閑已來只是發揮吹萬不同一句只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說出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即此天籟便是眞宰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不實要人撤脫形骸方見眞宰即篇首喪我之驗也非彼非彼噫氣鼓動其機則原無有我非我之天機取而發聲則不知有天籟無所取此一取字便是咸其自取之取字○因竅穴之虛機而發天籟因天籟而生人籟人籟即我也相耦而有非實有也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何所作爲而使之然似乎此身中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眞宰在人身中一氣耳本來無形有何朕兆可行已信日用紜爲奔走使令何莫非信

而不見其形即老子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之意有情信

而無形迹可尋須于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言之百骸九竅六藏六藏藏者

藏也心藏神肝藏意肺藏鼻腎藏志通命門爲六賅而存焉賅猶該也若該盡一身而俱存

之不知此此中那一件件與汝最爲親切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言汝於中件件

皆悅之乎其有私焉者言苦件件皆悅則無眞君主之者此特臣妾但供使令非其主也如

是皆有爲臣妾乎既爲臣妾不能相治誰爲晉攝主之者其臣妾不足

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私言存焉三乎字皆反覆歎問之詞要人深思

自得其有眞君存焉若遞相爲君臣則無一定之主矣若件件無主乃假我耳其必有眞

君存焉者既有眞君存在人何不自求之耶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信此眞君靈靈不昧人若求之而得亦無有增求之而不得亦無有損所謂不增不減天然之性眞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但彼認有箇眞宰即謂識神是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眞君本來無相無形自一受軀殼以成其形則不暫亡只待此形隨化而盡旦暮相待接搆不休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盡其行爲馳于物欲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言役役勞形以至疲苶而莫知所歸宿執迷不悟可不哀邪正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虛生浪死空過一生是以哀也人謂之不死奚益言不知歸宿之人縱壽百年不死亦何益于事其形化則日遷月化漸漸消殞其心亦與之然俱化可不

謂大哀乎前則茫無歸宿此則心形俱化是重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芒無知貌乎言人固如此之芒昧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言其我獨芒而世人亦有不芒昧者乎乎者審問之詞言畢竟亦有不芒昧者夫隨其成心成心者現成本有之眞心無意必固我自私自利之念呼之以牛應之以牛呼之以馬應之以馬纔有擬議便不成矣便是我心而師之言人人具有此心盡當求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但師其成心自不芒昧矣奚必知代日夜相代推尋究竟而心自取者纔有之愚者與有焉雖至愚之人無少欠也既下愚之人具有此心何爲而有大知閑閑小知閒閒之說秖因未成乎心執着意必固我自私自利之念而有是非不知是非元自無有就如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纔適越而謂昔已至是盡言也是以

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大知要且不能以知無有為有吾獨且奈何以明無有為有之說哉向下正要辯明是非之言本自無有故先唱起

言字承上吹萬不同之吹字以見言之與吹是異是不異○夫言非吹也以至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是二句以明果有言也其未嘗有言邪至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二句正明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也便見與鷇音不異以此看來未定其言之有無然則言之與吹無以異矣

夫言畢竟非吹也不知言之與吹亦無異言者雖然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其言之有言之無也還是果有言邪有言無言俱審問之詞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鷇音者鳥將出殼啐啄同時之聲似有似無之音謂是其有聽之無聲謂是其無又覺有聲若謂言之不同鷇音亦有辯別乎其無辯

別乎將明是非二字以無有爲有故先設問以明道無不在爲何而有眞僞言無不可爲何而有是
非也道惡乎隱道不變不遷眞常之道爲何而有眞僞言言者所以載道吐詞
爲經發言爲則惡乎隱而有是有非道惡乎往而不存道在屎溺
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無不可所以有不可者秖因道隱於
小成而有眞有僞言隱於榮華小成之人欲成已私是以言不載道但涉浮華至言
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蓋當時儒以厚葬爲是以墨子薄親爲非墨亦以薄親爲是而
以儒厚葬爲非互相非是故莊子引以証據以是其所非彼所非者我爲是之而
非其所是彼亦我所非者已爲是之而非我所是轉見是非混淆何時能止苟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言凡天地間物物皆有彼皆有是故下文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但自已的彼處則不見自知之是則知之言本無是非人苦不自知因執已見而起是非耳故曰彼出於是人之所以有彼者盖出于已之是是所以有是者亦因彼而有彼非我是言此個道理間不容髮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般着一毫已私不得纔有彼是便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纔有一個生生者死之根就是方死方死纔有個方死不知死者生之始就是方生纔說方可就是方不可纔說方不可不知就是方可纔因有是因就有非纔因有非因就有是是以聖人不由已是彼非而照之于天照即此之謂以明的明字非聖人別有所謂照之于天者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然是亦彼彼亦是然則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也明矣這等看來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可見原無彼是祇因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而有今既照之于天則彼是莫得其偶既莫得其偶絕諸對待卽謂之道妙之樞紐也樞始得其環中環外圓中虛以譬道之外圓內虛應變無窮也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圓轉應變無窮極也故曰莫若以明應前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指馬之喻正中明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二句何以見得彼此一是非就如以此觸指喻彼中指之爲非指彼中指亦反喻觸指之爲非指也彼此非是何有一定就不若以彼非指倒喻觸指之同中指爲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可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以此推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既天地一指萬
物一馬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下發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只是虛已應物不
容一毫巳私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人以爲可我因而可之人以爲不可我因而不
可之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我無容心于其間惡乎然所以
然者何然於物之所然惡乎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是則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既是物固有然有可是則無一物不然
無一物不可牛溲馬勃無非藥也○此段發明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故
爲是舉莛梁横與楹柱直厲癩病之人與西施之美恢大也恑詐也憰
詭也怪異也道通爲一以此之短長美惡以人情視之其實不一難其無是非以道觀之物

物皆然物物皆可通而爲一矣其分分莛分楹也成也乃所以成其莛楹之用也其成也乃所以有妍有媸之毀也既恢恑譎怪道通爲一妍媸好惡不可得而分矣然則何以自別以其分也乃所以成也其成也乃所以毀也凡物無成與毀自沒有成則無有毀復通爲一矣惟達道者纔知萬物通而爲一爲是不用已○

是而寓諸庸衆之中人以爲可因而可之人以爲不可我亦因而不可之庸也者用也衆人用以爲然則然之用以爲不然則不然之是以用也者纔謂之通也通也者得也既通而用之是無往而不自得也若適然自得而則幾于道妙之樞紐矣雖涉萬變而不失其用矣至此因是纔乃已若未至乎道終不已也已而不知其所以然纔謂之道勞已之神明以是彼爲壹而不知其彼此

鈞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之人賦芧芧栗以食猿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而不知朝三暮四亦七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者亦因是也亦執朝四暮三爲已是也正恐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者之人亦執一爲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因人之是非而非是之不容已私是謂之和也而休乎天然均等無是無非之境是之謂兩行是亦一無無窮非亦一無無窮也○此段言是之道止于寄庸衆之中以行不能明指何者爲是何者爲非終是疑似不明故引道隱于小成一句以証前言是非本無以小知之人欲成已之愛故有儒墨之是非今既已明道通爲一而休止乎無是無非之境此便是明也有何疑混不見昭文之好欲以明之故其彼此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古

之人欲明是非之彰而先引古之人者要見道喪世也其知有所至矣惡乎
至何以爲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無復加矣其次者之人雖適有形猶知識未鑿此心純朴尚未有人我之封封界限也以爲
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又其次者之人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朴素而未
有是非之心以其去道不遠也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自是非一
彰而道喪世矣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者各
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此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而不知道道本不虧愛何有成果
且有成其愛與虧乎道哉果且無成已愛與虧乎道哉畢竟
無有成虧有成與虧故就如昭氏之鼓琴一般一曲音響而已何愛可成何道

（可虧）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一般無有音響而已原無成虧）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柱而行）惠子之據梧（而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有盛名于世）故載（其事傳）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有以異于常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誇示于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本不可明強欲以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以堅石白馬如惠子之強辯不明以終其身也）而其子（昭文之子傳父之業）又以文之綸終（綵絃也）終身無成（也）若是（鼓琴枝策據梧）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則我之物論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物指三子）與我（俱）無成也（不知是非本不可明而強欲以明之便是三子之無成也）是

故滑疑之耀滑提不住疑見不殺即爲是不用之意是不用則無愛成無愛成則道無虧聖人只明得此理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言是非不可明但可寄諸庸衆之中以行此便是明也此之謂以明自莫若以明至此之謂以明只發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以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四句○此下又把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至未嘗有言也一節類明無有爲有之意今且有言於此又提起言字承上爲是不用之是字不知其與因是相類乎其與因是不相類乎類與不類若言與是類言不是是是不是言若言與是不類因已之是而有言若無言則無是與此矣以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何以見無異雖然請嘗試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以有生無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未始有始是無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以無生有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未始有無是有也○當初本無無箇有亦無箇無無忽然有箇無便生出箇有來俄而有無矣而但未知有無之果畢竟孰謂之有孰謂之無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不知有原出于無無亦出于有有無是一今我則已有謂言矣而但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載道之言終日言未嘗言有無一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言不可言無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言不可言有天地既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與天地並生便與天地同久殤子豈可為夭既與萬物為一自與萬物並育

秋毫詎可稱細○有言無言俱不可得矣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是無言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又是有言也○然則一之與言便爲二二之與一便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生千生萬雖巧于曆筭之人亦不盡生生之數矣而況其凡常之人乎應前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又何可既也然則何自而無適焉因自已之是已則無適矣夫此段發明滑疑之耀聖人所圖要見言語是非俱不可執以其道體無方言無常主也道未始有封道無不在何有封域言未始有常言無適莫何有專主爲之因已是而有畛也封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名異便有倫理有事宜義有群分有辯

別有馳競有誇爭此之謂八德世俗以能用為德六合之外聖人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心與道契六合之外未嘗不知存而不論者非耳目經見恐生是非故不論也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敘而不議其所以之詳論論其事實而不議其短長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聖人但議其品節名分之詳而不辯其是非曲折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以其道未始有封辯也者有不辯也言未始有常也曰何也為何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聖人懷之聖人與道為一明知萬化之多而未嘗分明知眾口之辯而道非言之可及故葆光斂耀懷之于心不欲自見也衆人辯之以相示也衆人則執已見為必是而嘵嘵然競辯夸示于

（人故其道隱矣）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所謂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也○復引古語以証之）夫大道不稱（道本無名何有稱謂）大辯不言（天何言哉）大仁不仁（至仁無親）大廉不嗛（不以廉自足也慊歉也滿也）大勇不忮（勇于爲害人也○道不忮明道若昧）道昭而不道（矣辯者不善）言辯而不及（矣物無常愛若常愛則不周至矣）仁常而不成（皦然廉清非貞廉也反不信矣）廉清而不信（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何方矣（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削圓若道昭言辯仁常勇忮廉清圭角太露則近于方矣聖人知此五者所以不論不議不分不辯卷而懷之不欲示人者以此）故知止其所不知（此爲）至矣（以見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言所不知之地乃大道之

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知其所不知也孰能知之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以其有而不有故云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猶包藏而不露前云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到此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此下正明葆光之聖人德過于日光明廣大物物照臨也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名何也以其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所處之地卑微褊小猶存乎蓬蒿艾藿之間是以不釋然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以至幽隱無不照燭而況汝德之進乎日者乎而不能照臨三子之細微亦當容蓄之耳若不釋然何哉○前言古之人列爲三等雖次第釋明未有証據故引王倪問

荅正見知止其所不知人以結歸神人無功耳齧缺堯之賢人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人性嗜好那得相同曰吾惡乎知之要明不知之知便是真知故託王倪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知所不知便是知也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有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上三不知據理而荅恐其不能領會故下文與他說破不知到是真知也雖然嘗以不知不孜正言故試言之庸詎知何用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是知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是無知也言世間之知與不知總是不定用不得知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手足痿痺鰌然乎哉人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即此三者看來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豢養之物）麋鹿食薦（草也）蝍且（蜈蚣）甘帶（好食蛇也）鴟鴉嗜鼠（以此）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猵狙似猨狗頭其雄喜與鳩猨牝牡）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奮疾而走）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嗜好不同所見各異知與不知何有定在○物之所同然者性也所異乎者情也物各有自非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至有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是則物論之不齊其患實始于知知之一字妄生分别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大通之道斯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乎謂此不知豈真不知哉正見知止其所不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也樊然殽亂物之同與不同吾惡能知其辯言世間之人誰知天下之至正者以我觀之世間之正莫過于人義以仁義為必是者豈真是哉且如仁義聖人以治天下而盜跖即以之而為大盜若以聖人為是則盜跖亦是若以盜跖為非則聖人亦非也如此殽亂吾惡能知其辯是以不用知也設此一難者要見至人之德不同齧缺曰子不知利害仁義是利是非是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豈有至人不知利害者乎王倪曰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我則無矣孰寒熱而傷犯之哉是以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次者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尚且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而不

知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封人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聖
人不從事於務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
無物可求不緣道無道可緣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孔子也以爲孟浪虛浮之言而我以
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何如長梧子曰此個境界就
是黃帝之所聽亦熒惑不明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又何足以
知之不但他孟浪且女亦大早計正如纔見雞卵而便求其
時夜纔見彈而就求鴞炙二譬上句以明夫子爲孟浪下句明自以爲妙
道之行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夫道不可以言傳耳授故曰予

言之汝聽之皆妄也畢意忘言心契乃可故云尚早而不知至人之德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與天地日月脗然混合為一置其滑涽猶混沌也至人安置滑滑涽涽之中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任人以隸相尊也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卽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昧昧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意芚草木之未萌也至人泊心于未兆已前不識不知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參萬歲而一成純真而不變也萬物盡然與萬物渾化盡然為一而以是物相蘊蘊積也卽藏天下于天下也○上言死生無變于巳至此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同悠久然則何死何生世之悅生惡死者不亦惑乎是以言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自幼失家鄉者麗之姬艾艾地名封人掌艾之官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恣宴飲之樂）**而後悔其泣也**（悔昔之不知以爲苦也以見惡死之惑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以况悅生之惑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人在迷中見得有生死是以悅生惡死也及乎悟後知原無死生空好惡也正如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人在夢中見得有酒飲有哭泣及乎醒後何嘗實有酒飲何嘗有哭泣夢中則有覺後元無中間妄生喜怒者夢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言人在迷中不自知迷如夢中不知其夢而猶自以爲知而又向人言死生利害好惡是非是）**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言不獨迷而不覺汩乎覺得死生好惡知是夢

也○此還在夢中未醒悟也○舉世皆迷誰知是夢且有大覺大徹大悟之聖人而後

知此死生好惡是非俱爲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此責瞿鵲子矣

聽一言半句便以爲妙道之行竊竊然猶自以爲知之君乎牧乎若乎是瞿鵲子

自以爲妙道之行牧乎指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也固蔽哉丘也與女皆在夢

未醒之人也今日予謂女說夢亦在夢未醒也是其言也其名

爲弔的至也詭至怪之說而女在夢之人亦信不及只待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覺之聖人知其解者解悟于此纔知我與女今日之言不爲詭怪者是就如今日

旦暮遇之知我不妄歟也旦暮遇之者極言其難遇也○此下釋上我與若皆在夢中之

辯無能正者結明吾惡能知其辯見前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之意也以旣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爾我既不相知則人固受其黮坦不明貌闇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于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舉世人俱在夢那得超人之見不是同乎我便同乎彼誰知正者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然則是非從何而正而待彼也邪萬世之後之聖人也又怎
麼待得既不能待不若和之以天倪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世間之事不果是
與不是然與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亦無辯是既異乎彼不是矣又何庸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然之既異乎不然也又何庸辯○是非本自無有俱是無而忽有化聲
之相對待相因而有有因是就有因非有因非非就有因是故也○化聲者天籟自鳴之聲也未
成乎心之人取着而生是非不取則無有也可見是無有爲有若其不相待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此便是和之以天倪也天倪者天均也結明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也○倪者緒之兩頭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蔓衍者如藤之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所謂言惡乎存而不可以言與道合則矢口而談無非至言也如此優游卒歲所以窮年也忘年加以身住世世間心起生死則不知有年忘義了無人世是非之分則不知有義而無一定之辯是謂忘年忘義也真人應世與物無競如斯而已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者無究竟之實際也即廣莫之鄉壙埌之野振作于大道之鄉故曰振于無竟以其棲神于寂寞冲虛故曰寓諸無竟也此齊物論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罔兩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向言是非兩行今子止又言知止其所不知曩子坐予謂汝夢亦夢也今子起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何其無特

操與（起坐不常何無一定之操）景曰（蓋不由我）吾有所待而然者邪吾之所待（者形也亦不自由）又有待而然者邪（天機而行）吾（形也）待蛇蚹蜩翼邪（言彼假形若蛇之蚹蜩之翼原自無我任其天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不然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此下結明物本自齊原無有我不獨是非好惡本來無有即此身亦如形影夢幻不實何有于我）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訢○自喜貌）蝴蝶也（蝴蝶是我）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我今安在）俄然覺則蘧蘧（僵臥之貌）然周也（可見此身形幻化不實總之若夢我在何處誰為蝴蝶誰為莊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周是周蝴蝶是蝴蝶正見物我雖異其體本同但化彼化

此之異耳**此之謂物化**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爲蝴蝶蝴蝶可以爲周非物化而何

内篇養生主第三

武林鄒之嶧孟陽父
濡須朱合明陵之甫　較

欲得逍遥先須忘我故言齊物物既自齊要當養其生之主主者即眞宰也所謂主人公也世人但知養形全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故養逾至而生逾喪矣善養生者處于虛無恬惔勿以好惡經心勿以勞慮累形使之神不傷而道炁常存在者此所謂善養者也蓋人處世心不能不應物特不爲物所傷便是養也

吾生也有涯人生有限光陰如隙駒過隙耳而知也無涯知忘想思慮以有涯隨無涯以有限之身隨無涯之知勞心悴形此爲殆已猶自不覺反已而

爲知者終于危殆而已矣不可救藥也爲善無近名凡才美技能濟人利物俱爲之善只是不要近名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而物自喜乃爲之善也若煦煦爲仁傴傴爲義飾智驚愚修身明汙便是近名名者相軋也不祥之器非所以盡行也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是皆求名實者也是以爲善不要近名爲惡無近刑惡者死生窮達貧富夭壽凡所處不善之地境界橫逆便是惡也一涉此境只是安于義命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是不滑天和生之主不得而傷此謂無近刑也緣督以爲經既不見善不刑惡只是順中虛之道合天理以行便是明哲保身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不虧體辱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可以盡年壽而不夭折也庖丁引庖丁解牛者要見人皆可以爲善不獨賢人君子椎埋屠狗之夫亦有可爲之善也爲文惠君梁惠王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

倚靠足之所履踐膝之所踦跪壓砉翕然嚮然奏進用也刀騞畫然進力之聲莫不中音有節數合於桑林舞名之舞乃中經首咸池樂名之會會合也合咸池之樂樂音也文惠君曰譆嘆辭善哉技蓋妙于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蓋臣始嘗學乎道以悟物之有自然天理之妙故進之于技耳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喻未聞道時不能虛已應物觸處罣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喻聞道後不見有事難處也方今之時功用純熟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不用目而用神也官知止而神欲行但以心目知其所止神即隨其所行故信乎所之依乎天理牛之身自然腠理批大郤

隙也導引刀而入大窾空處刀不妄加因其固然有空隙處技經肯綮肯着骨肉際綮結處也之未嘗言吾技精妙雖骨肉聯結處吾刀未嘗一經之而況大軱大骨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衆也庖月更刀以砍斫之故折也今臣之刀已用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之鋒鋩利若新發於硎石一般毫無損缺也○爲何如此申明上意以其彼節者有間大郤大窾也而刀刃神也以神遊也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言彼世間善惡之事俱有間隙以神遇而不用心知無情於好惡是非之境乘虛以行空空闊闊蕩蕩乎大道必有餘地矣又何傷鋒犯手之有哉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遊刃皆虛目無全牛矣雖然此段喻入處逆

境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全無事時也每至於族筋骨盤結處吾見

其難爲用刀怵然爲戒不敢妄爲視爲其止行爲其遲徐徐其行

動刀甚微言物得其宜用力不多謋獲解貌然已解正如土之崩委

于地一般既已解其難解然後提刀而立爲之四顧以暢其懷爲之躊

躇其難解之狀以快于心也滿志善善者拂拭其刀而藏之藏其用于無用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丁之善養其刀則

人之養生亦如庖丁之善養則生之主物不得而傷也公文軒軒宋人姓公文氏見右

師官名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因何只一足也還是天與之

其人與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成是使其獨一足也

人之貌有與也俱足全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養生之人全不在形骸上求形之殘缺一皆歸之于天無有好惡此便是善養者也○言刖足跡是天亦不當處于不可處之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雖是艱難不蘄畜乎樊中籠中之養者其神雖王不善也近于刑也○此段言養生之人視死生去來了無情累一涉哀樂便非所以養之之道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言非我夫子之友也何也所以友者友其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謂之友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可乎者言既爲夫子之友爲何而致號泣曰然是有哭泣始也吾始之所以三號者非爲夫子也吾以爲其弔者哭泣之人也而今非也元無哀感何也向吾入而弔焉申明吾以爲其人也

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是以我亦隨順世情二號而出也彼其哭泣之人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天無私愛今日之所以哭泣致哀倍厚其情者忘其天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之人也不知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死之哀生之樂不能入其心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天也生之主也今超然順化則解生之縣矣○言死生去來尚不得而縣係況情累乎所以不當泣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結前生之主也窮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形有盡而主無盡也形形相禪化化無窮正如薪火之傳何有盡極向之哭泣者不知其盡者也○此段多以聃有情愛入人之深其弟子輩致生哀泣

究哉聃澹然獨與神明居者豈于道爲未至而尚有係累耶無奈不知其盡之人以聃爲實有死生觸情生變耳與聃何預聃淼圓所師也前此身譏議之矣下文何以稱其博大眞人哉若以此爲言則自相矛盾矣讀此者當另具隻眼勿得認奴作郎乃可

道者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稟此道而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爲生之主者道也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眞故稱之爲眞宰

内篇人間世第四 孔子用世之聖高弟顔借重以

八閩張

檇李金壽明公朗父較

前養生主是出世之道人間世乃人間處世之道要見出世必於涉世應事接物觸情生變而不苟其累者斯可遊於世矣

世者遷流曰世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又三十年爲一世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也蒯聵其年盛壯其行獨暴戾自用不受人諫止輕用其國輿師動衆虐國殃民也而不見其已之過以輕用故民之死士者

衆死者以國比量乎澤若蕉 相枕籍而死者若澤中之蕉也 民其無
如矣 無所逃死矣回今日之所以行者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無所用賢也 亂國就之 安其國也 醫門多疾 夫子救時者正如良醫之門多病人
也 願以所聞思其則 所以處之之法何以匡正衛君 庶幾其國 病 有
瘳 抽 乎 而百姓免於死亡也 仲尼曰譆 熈嘆辭 若殆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你上問言思其
則庶幾其國有瘳乎要且不知正人之道不欲自雜其心志心志雜則思慮多思慮多則未免擾亂其
懷其懷亂則憂疑不決憂疑不決尚不能自救又何暇救人 古之至人 涉世 先存諸
已而後存諸人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所存於已者未

定自已操存尚自未定欲思其則何暇至於舉人之所行你說衛君年壯行獨

不自見過欲以德臨之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散也出露也而知之

所為出乎哉德之所以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櫳聲也傾奪也也名起則相軋知也者爭

之器也知用則爭與二者才知招患之端是謂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非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即汝以為不然不蕩名亦不出知且德厚信矼江慤實貌未

達人之性氣投人夜光鮮不被劾未達故也名聞不爭未達人之心

事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稱術舉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人之有其美也命之曰菑災人彼必以為形我之短欲毀人以自成也所

謂未信則以爲訴已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汝不審彼已而彊行若殆爲人菑夫以此爲行不但是惡君縱然仁德之君他也亦不然伊故曰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則與汝爲用矣惡用你去求他纔改行率德而求有以異言汝必待召而仕乃可若唯無詔而輕去其國則王公必將乘人君之勢而鬬其捷辯欲以拒諫飾非也而汝之目將熒之熒熒然眩惑之矣而氣色將平之口將營之辭氣不能給辯容將形止有形在而無容色之心且成之本欲使之遷善去惡今反順成之矣是以火救火轉見增熾以水救水轉見漂溺也名之曰益多更長其爲惡之心是之謂順始無窮也若殆以不信我之厚言厚者言前言所存乎已者未定以至若殆爲人菑是厚言也必

死於暴人之前矣（吾所謂若殆往而刑耳者以此設你不見信我引兩位居下而任上之憂與你聽）且昔者桀殺關龍逢（夏桀之賢臣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恤民愛物）修（己之）其身以（其居臣）下（之位而曲身拊循）傴（羽）拊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上為暴虐下為憐愛）故其君因其修（身立名）以擠（隮）之（欲成己之名此比干龍逢之所以死也）是（皆）好名者也（若不聞之乎）昔者堯（之所以）攻叢枝胥敖禹（之所以）攻有扈（戶）國（以之）為虛厲（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身（以之）為刑戮（以）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土地也）無已（是以國破身亡）是（上五人）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堯禹之于藩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名則指龍逄等三人實則指有扈三國而況若乎況汝好名求實必死于暴人之前矣雖然上雖我之臆斷如是汝既欲往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不妨言之與我試看何如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我但端謹其身以虛其心不以功名得失爲懷更勉一其志不計利害如此則可乎曰惡惡可言不可也彼之爲人意得志滿夫以陽剛之氣爲充盛于內踞傲之色孔揚於外采色不定或喜或怒現於顏面即尋常執持之人尚不敢違況汝未同而與言之人乎常人之所不違彼因案服人之所感發以求容與快暢其心志以此觀之名之曰日漸進之小德尚且無成不成而況欲成其大德乎彼將固執已志而不從服化矣然則以汝端

〔虛勉之故〕一外〔雖相〕合而內不訾〔毀而已但無功於往耳〕其庸詎可乎〔言不可也○顏回既聞夫子之言以端虛勉一秖增益其盛氣無蕭於德然則終竟不可以行乎故又〕曰然則我內直〔公而無私〕而外曲〔就人情〕成而上比〔稽古爲詞〕內直者〔無己私天無私愛是〕與天爲徒也〔此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將來與天爲徒畏天也與人爲徒畏大人也與古爲徒畏聖人之言也議論渾然無迹可尋耳〕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又肯〕獨以己〔私爲〕言蘄乎而人〔以我之言爲〕善之蘄乎而人〔以我之言爲〕不善之邪〔言不以我之言爲善爲惡也〕若然者人謂〔我爲〕之童子〔純一其德不知有己此爲童子又豈有蘄害我者哉〕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擎執笏跽長跪曲拳鞠躬之狀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
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疵與我焉是之謂與人
爲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爲訓者也謂之與古爲徒其言雖
教讁指讁是非也之實也有澄驗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
者言既古之所有是則言雖直必不以我爲病巳也是之謂與古爲
徒若是則可乎前夫子言庸詎可乎此言若是則可乎可乎者疑問之辭也仲尼
曰惡惡可何可乎大多政法而不諜以其政法太多終不安妥也然雖
衛君固執不化要且亦無辠咎正見人謂之童子人亦無疵雖直不爲病也雖然
止是於此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師心巳心也巳尚不

化安能化人畢竟存諸巳而後存諸人可也○前言雖教譴之實也是古之有也非吾有也此便師心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要見回之學未至於心齋坐忘之地止於此而已更無以進矣

敢問夫子其以何方法才及於化仲尼曰齋虛謂之齋必虛吾將語若

有人以自巳爲有而爲之見其事之易邪才有輕易之心易之者皥上

天之所不宜處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要伊去其多端而專一其志志不專

則進道不篤故先教之以專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不以耳是忘形也

無聽之以心聽不以心是去知也而聽之以氣聽止息於耳而無

聽心止息於符而無知符性也慎修所志守爾天符正言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氣

也者所謂忘形去知同於大通如空谷之荅聲是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虛便是道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夫子之教實

自以為有回也得使之也今一聞心齋之教未始有回也若此可

謂虛乎回於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矣夫子曰心齋之義盡於此矣吾語若

前言齋吾語若至此纔為齋也所以言吾語若正教其人衛之方也若能入遊其樊樊籠

也以喻衛君之國也回欲入之正如鳥之入籠也而無感其為善之名入則鳴

不相入則止而不言一無門戶可入自無毒害以衛君之國為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又不可執其一定而言但觀其氣味相入則言而處其所如此則可以化暴戾

之君矣則幾矣絕迹易不遊其樊則易無行地難無感其名則難為人使以纔能教人有知之知易以偽為天使無可言說一見而使人服化所謂覩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無知之知則難以偽要見存諸已而後存諸人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矣世人但知有名彰徹乃可行其道未聞無有名稱而能行其道者聞以有知知者矣世人但知有才有能為知未聞以無知知者矣未聞以無識無知為知者也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宜乎衛君見而服化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所以要虛者就如瞻彼闋者虛室中纔有闋處容光必照而生白矣以喻人心虛明內照天光自發耳此之虛明日應萬事萬變而物不傷也故曰吉祥暗指若砧往而刑耳至此則止止止其虛也夫且不止於虛是之謂坐馳之人也夫蘽既

止於耳是狥耳目內通也而心既止於符是外於心知也如此可謂虛而待物矣是則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衛君不能感化也○此集虛之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亦以之為所樞紐也伏羲几蘧以之所行而終其身而況散德不及聖王曰散焉者乎而有不行其道者乎若此而行則可矣○上教其為善無近名此下教其為惡無近刑也葉攝公字子高名沈諸梁將奉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其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禮甚敬而不急於王事怠忽匹夫猶未可動也專志尚不可奪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銜君命以往事有不成恐辱君命故懼也子嘗語諸梁也吾嘗聞夫子曰凡事之小大鮮不有以道而懼成者若小

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今日之）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也（刑責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必焦勞心思使陰陽不調致成患疾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之人）能之（能不致憂患）吾食也執麤（糲）而不臧（美）爨（下）無（有）欲清之人（言無有甘美炙煿致病之尤者）今吾朝受（君之）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焦勞其事之成不成可見矣）吾未至乎（今尚未見其）事之情（成否何如）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倘若事有不成）若不成（好合辱命之罪其何敢辭）必有人道之患（矣）是兩也爲人臣者（可）不足以任之（自當要任但不知所以任之之方）子其有以語我來（教我任之之方法也）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大戒世之大經大法君親之命不可易者其一命也稟之于天其一義也宜于其事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不能去心臣之事君義也義之所在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定而不可易者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或順或逆無不順承雖焚廩浚井亦安之矣孝之至也安于命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或難或易敢不敬謹惟命是聽不以難易二其心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既安於義命不見事之難易此其事心之大者則哀樂不易施乎前此爲任患之方也知其事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爲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但行其事之

情而忘其不知有身乃為得矣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但安于義命不必悅生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何不足以任之○上既教其任事之方又恐其不知任事之道故丘請復以所聞以教之知命不可逃則無悅生惡死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彼此以符驗為信遠則必忠信實也之以言言必或託使命以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不獨二國天下之難者也難逃夭折之患也

夫傳言中間不得傳國君兩喜兩怒之言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言過其實惡之言下出溢之所以凡溢之類妄虛妄不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者無有也莫則傳言者殃既不相信兩邊俱歸咎傳言之人矣

故引法言曰以實之傳其尋常之情無傳其溢美溢惡之言

傳言之人則庶幾乎全身免患○言其變故中間不可知蓋要事當愼始善始者未必善終況始不善乎所以傳言者不當溢也且以力戲劇者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始則明爲角勝久之使不防範蹜行跌撲泰至則多奇巧蓋戲劇大甚奇巧多端生出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初筵秩秩其後載號載呶之泰至則多奇樂以其酒酣樂劇太甚則亂必隨之矣不獨巧鬬飲酒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丁信鄙詐也如人之交情始則肝膽相照必信不疑久之則鄙詐之心生焉其作始也簡金堤千里潰于蟻壞也其將畢也必巨要見言者風波也無風起浪行者其言則喪身亡國是實喪也夫風波易生變執以動實喪易以成患禍危怠沒見得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怒設說無有來由特以巧言一偏之辭令人如獸死
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譬如相罵無好言氣息勃然不擇所出也於是兩邊並
生心忿厲之心自此而生矣○上言易以動下言易以危也剋核太至若乃聽言
之人心行奸險剋核太至則於所怒之人亦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彼此釀成大禍
而不知其然也所以然者盖由巧言偏辭故也若知其所以尤自可解苟為不
知其所以然也孰知其所終故又引法言曰無遷遷改君之命
令無勸成其事凡語言過度欲求益以成其事也而不知遷令勸成
乃是危殆之事凡事不宜速成美成在久一成其惡惡成則不及改
悔矣○後雖悔之噬臍無及矣傳言者可不慎與但慎言語以行何不足以任之且夫

乘物[君命]以遊心[成不成之間]託不得已以養中[知其不可奈而]安之若命此爲至矣何作爲報也[萬一事有不成]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若以此爲行況事未必無成何必思慮作爲以報命於君也○此章言人處世當和光同塵不伐才不見德虛已順物以遊物不得而傷也所謂緣督以爲經者此也]

顏闔[魯國之隱士]將傅衞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名瑗衞大夫]曰有人於此其德[生而無德如]天殺[然]與之爲無方[縱其慘刻殘害敗度傷倫不施藥石以調劑之]則危吾國[儲君爲國本]與之爲有方[意欲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拂逆其意則禍敗及已]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過之尤上上行則下效也]其所以過若然[如此]者吾奈之何[者還是爲有方]

還是為無方也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問得是戒其去就之慎其出入之正汝身哉先從自已正然後可以正人之不正形莫若就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心莫若和和則混而為一又要和而不流雖然就之與和之二者尤有患害就不欲入雖與之就事又不可入人之深和不欲出雖與之和混又不欲出恐彰已之善顯彼之不善形就而入未免傾邪且為顛墜為敗滅為崩倒為蹶失○此為惡近刑也心和而出未免致忌且為聲為名惡其勝已必為妖為孽此為善近名也○是以有患累也必先正已而後可以與之同事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畔岸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崖異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達其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之意則雖與之無方不致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致危身也是荅前顏闔致問之辭也○此下連設三喻承上義教其不可伐才誇美犯彼之怒也○借顏闔身上發明為其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三句之意讀者細玩自見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原不勝任車轍恃其才美以致危身踰顏闔原不勝師保之任恃其才美以傳之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其伐才慎之其犯忌蘧伯玉戒之者恐其露才揚已自近危殆也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近於螳螂之當車轍也矣雖不伐才亦要知人之喜怒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彼好戲要你教他讀書是生物也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彼一向為則睚無崖異你教他居仁由義為聖為賢

之事是全物與之不達其意也爲其決齧斷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言其可敎之時則敎不可敎之時則不敎此達其怒心者要見達之入于無疵也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虎尚親媚養已者以其順也況無無道之儲

而不可傳乎亦可傳也只是不要拂逆他意故其殺者以其逆也虎翕發明和不欲出

心和而出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馬翕明就不欲入形就而入則爲顛爲滅爲崩爲蹶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蜄蠙也灰泥器○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

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然則汝之意有所至而馬之愛有

所忘可不愼邪事暴虐之儲可不謹去就愼出入吾所以言正汝身者以此故也○已上

三段言守身行義應物審機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

然雖如是未免以才爲累但得免夫夭折之患耳未

為至也總不若以無用為用以不才為才之為祥也故引木鄃以發之是以接輿之歌總結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為大用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櫟以櫟樹為社社樹其大可蔽牛以兩手絜之百圍徑尺為圍其高臨山十仞四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人以為美而觀者如市匠伯不顧矜遂行不輟止也其弟子厭飽足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謂門樞引水則津液樠然而泄

樠（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有文采可用之木）夫柤（查）梨橘柚果（木實）蓏（裸）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以其才之有可採取）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此皆）自掊剖擊（掊取而擊折）於世俗者也（豈惟于木世間之）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而我）幾（近于）死乃今（幸而）得（全）之（以無用）爲予大用（也）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則辱久已爲人翦伐之矣）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也若（雖人）與予（雖木）也皆（天地間一）物也奈何哉

不自以為物而其相物也以我為無用物也而幾近於死地之散人又
惡知我之散木為無用之為用也匠石覺而診軫占也其夢弟子
曰木之意趣既取無用則又何為而用于社何邪曰密禁其勿言
也若無言彼亦直以社寄焉耳以為不知已者○呼其為社樹
是詬厲也此木即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又豈有翦伐者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人以有用為保木以無用為保此其所以異也而以
義譽之匠石以木不材為無用木以不材為大用而我稱其不材是反以義譽之也所見不同
不亦遠乎上言大木以無用為保下言大木以不材為祥故復引子綦以明人以不材為不祥
而不知木以此為大祥也以不材故不招患有材則致患也南郭伯長也子綦遊乎

商之丘（丘在梁地）見大木焉有異（異於衆木）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藾（言千駟之車馬隱息于樹下而樹之枝葉皆能蔭芘之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德雖大藏其用于無用故不任重載物）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道雖尊泯其能于無能故不爲包容四海）咶（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味其語言大而無當咶之者未免受其毒）嗅之則（逆其氣變則汪洋自恣放浪形骸之外近之者）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酒病曰醒言狂如病酒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是以見棄于人也）宋有荊（地名）氏者（地）宜楸栢

桑其拱把（兩手所圍曰拱　一手所握曰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杙取猴之具）者斬之（伐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棟）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棺之全邊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木之所以大者不材也所以斬者材也不材之木就如有疵病物一般不為世用是以無患）解之（解者賽也祭祀也古者天子有解祀解罪求福○出漢書郊祀志）以牛之白顙者（色不純也）與豚之亢鼻者（形不美也）與人有痔病者（此三樣物不可用以祭河）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巫祝以疵病之物為不祥故不取以適河神人以疵病為大祥在此不在彼也因有疵病纔得保身全生）此乃神人

之所以爲大祥也此破世俗之見又下一轉語上言無材不見用方得保身全生不要瞞患以爲大用此爲當矣要且無材的人不能養身但不知何以自養你說無材不能養身支離支離形體不全貌疏人名者曲脊之狀頤口傍兩頤也隱於齊肩高於頂頸縮之狀會儈撮椎髻指天五臟屬于背背曲則管向上五管在上兩髀大腿也爲脅大腿爲兩脅則形曲可知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足以餬口鼓筴簸米出揀也播精就其形曲可爲之事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以形支離不可入選故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用故無功可受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言以疾故多得其賜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言支離其形猶足以自養豈有支離其德而不能自養者乎亦自有養之之道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麟鳳出則聖人生就指孔子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以成其聖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生而已矣無用于世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免于刑亦幸矣此何時也而可輕出求用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能不彰善便是載福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能善退藏便是避禍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以德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殆乎殆乎 正如 畫地 爲牢 而 自 趨 入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 退也 曲 傷行也 無傷吾足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

乎地莫之知避而欲臨人以德是自迷其明也故又申之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還當自審時當行則行時不當行則不可行也世路郤曲郤曲難行吾行郤曲無傷吾之尊足也山木自寇者材也膏火自煎者明也桂有可食故自伐之二句銜美求用之豁漆有可用故自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大用也篇末總言人間世之難行顏闔葉公顏闔不露才不見德雖善趨避全生免患猶未爲至當殆不若以隱爲高無用爲用乃爲得也故終篇託楚狂歌鳳以明聖人出非其時招禍之道也正見此老實自發揮巳意真見世之難處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安于貧賤故遯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于人間世之末以此結歛實自敘也